

成长

[美] 拉索·贝克 著

陈祖芳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拉索·贝克的一部自传体文学作品，记述了他如何从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成长为《纽约时报》和《观察家》的专栏作家，还细致地描绘了他的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在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中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蒙受的种种苦难，反映了当时美国的社会面貌。

作品写得朴素生动，对帮助我们认识美国社会、了解美国的风土人情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会有所裨益。

作品于一九八二年出版后，受到美国文学评论界和读者的广泛好评，一九八三年，获得了美国普利策传记文学奖。

成 长

〔美〕拉索·贝克著

陈祖芳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沔阳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9.125印张 2插页 195,000字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700

统一书号：10107·378 定价：1.32元

Russell Baker
GROWING UP

据 CONGDON AND WEED, INC, NEW YORK, 1982
年版本译出

译 者 的 话

拉索·贝克，一九二五年出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山区小村。父亲是个石匠，家境贫寒，身患疾病，又一生嗜酒。在拉索·贝克五岁那年，父亲终因喝酒引起糖尿病复发去世，给当小学教员的妻子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和几件破破烂烂的家具。当时正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经济大萧条时期（1929—1933），拉索·贝克一家和当时千百万穷苦大众一样，生活无着，贫困潦倒。

拉索·贝克从八岁开始，就在求学之余干些零活，以补贴家用。一九四二年以优异成绩考入霍普金斯大学新闻系，并获得该校1942—1943年度奖学金。一九四三年十月应征入伍，在美国海军航空兵部队中受训。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返回霍普金斯大学新闻系。一九四七年毕业。同年应聘任《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一九五四年转入《纽约时报》，任常驻白宫和美国国会记者。一九六二年起任《纽约时报》和《观察家》专栏作家，专门评论美国国内政务。

拉索·贝克的评论文章以立意深刻，文笔流畅，诙谐、幽默见长。一九七九年获乔治·波尔克评论奖，同年又获普利策优秀评论奖。其评论文章大都收入最近出版的《腐败堕落种种》一书。拉索·贝克又是美国当代有成就的散文作

家，其散文作品多次被著名散文文集（如《罗敦散文集》）所收录，有的作品被选作美国大学教材，如《修辞学——大学英语读本》中就有他的散文作品。其长篇作品有：《华盛顿：波托马克河上的城市》、《华盛顿的一个美国人》、《无需惊慌》、《深思熟虑》、《下届总统》、《神魂颠倒的人》，以及《可怜的拉索年鉴》等。

《成长》是拉索·贝克的一部自传体文学作品，一九八二年出版。出版后立即受到文学评论界和读者的广泛欢迎。不少有影响的报刊相继发表评论，推荐此书。《时代周刊》载文称道这部作品是“一本生动真实描绘美国生活、将在今后的多少年里会被人们一读再读的好书”；《洛杉矶时报》的评论文章说：“你还能对这本书提出什么别的要求呢？一本自传体文学作品，能让你哭，能让你笑，能把你带到乡间小径，寂静田园，带你到成长的年月，让你缅怀、深思！”该书出版后，不到四个月就重印了七次，同年又印了多次，成为美国当年畅销书之一。一九八三年荣获普利策传记文学奖。

该书之所以受到欢迎，除了作者文笔朴素，风格清新之外，还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跨入八十年代后，美国经济危机日益加深，失业人口破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高记录，人们为之惶恐，惊呼“‘大萧条’又要来到了！”报刊上出现了回忆“大萧条时期”的文章，电视荧光屏上也不时出现“大萧条时期”人们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惨状。“今天的许多倒霉事儿总叫人想起当年经济大萧条时的情景”（唐纳德·多恩《罗斯福与里根时代的美国》，一九八三年三月七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愿意对照一下“大萧条时期”的情景。《成长》一书的出现，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这一愿望。

可以这样说，只要美国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不消除，这一情景将会在今后一现再现，这本书也将会被人们一读再读。

译者

一九八四年四月

第 一 章

母亲八十岁那年摔了一跤，再也爬不起来了。打那以后神智一直不清，时间概念完全消失。时而飘然而去，神游到半个世纪前的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上去；时而又姗姗而归，坐在星期日家庭晚宴的首席，张罗我们这些已经年过半百、两鬓霜雪的孩子们吃饭。她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越过时空，超脱世俗，在已逝去的几十年里遨游。

一天我去疗养所看她，她问道：“拉索在哪儿？”

“这儿，我就是。”我答道。

她对我这个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岁月，长成了个大个儿的儿子，盯了一眼，立刻反驳道：

“拉索就只有这么高！”她伸出手，手掌向下，在离地板两尺来高的地方比了比。此刻，她又回到往日农村少妇的年月；后院的鸡群，衬在远处弗吉尼亚朦朦山色之中的苹果园，而我这个大高个儿竟成了一位年岁大得足以当她父亲的陌生人。

有一天大早，她给我在纽约的家打电话，问道：“你今天来参加我的葬礼吗？”

这个尴尬的问话驱散了我的睡意。“老天爷，看您在说些什么呀！”我还能说什么别的呢？

“我今天下葬！”母亲说得十分轻巧，好象在宣布一条社会要闻似的。

“呆会儿我再给您打电话。”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了。后来我给她打了电话。虽然以前她老身体不好，当然我们也都知道，但神智却是很清醒的。

母亲个子矮小，体格瘦弱，这会儿躺在病床的白被单下显得更加瘦小，使我想到象是一个目光锐利、眼睛大大的洋娃娃。母亲一生锐气十足。眼睛一瞪，下颏一抬，发表起意见来，这种锐气就更是表露无遗。她老还特别喜欢发表意见。

“我心里有什么话，都要统统倒出来。”她总喜欢这么说，“人们爱听也罢，不爱听也罢！”不过人们多半是不爱听的。倘若哪个笨蛋、白痴让她抓住把柄，她那张刀子嘴更是不饶人。

我有时提醒她：“您老这么心直口快，可不一定是待人接物的好办法。”她却回答：“人们不喜欢吗？那可不好。不过我就是这个样儿”！

是的，她一辈子都是这个样儿。意志坚定，心直口快，性格倔强，有一股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儿。在我的记忆里，我与母亲最亲近的那些年月里，她总是积极向生活冲刺，下颏高抬，目光炯炯，精力旺盛地向前奔跑。

她手持利斧，跑着直追咯咯乱叫的鸡群，恨不得砍下鸡头就能下肚；她跑着铺床叠被，跑着收拾饭桌吃饭。有一年感恩节^①，她手里端着一大盘滚烫的火鸡，直奔上楼，不慎

① 感恩节，美国的一个节日。起源于北美洲的英国殖民地普利茅斯，该地居民于一六二一年获得丰收后，举行庆祝，感谢上帝。后逐渐成为全国性节日。

摔了一跤，连人带鸡滚了下来，鸡呀，油呀什么的，糊了她一身。在她看来，生活就是战斗，胜利不属于那些放荡不羁、好吃懒做的人，也不属于那些唯唯诺诺、只会嘀嘀咕咕不敢直言的人。她就是这样奔跑了一辈子。

但是现在她跑不动了。开始我还不大相信这是真的。我坐在母亲床边，情不自禁地希望她能康复。我第一次去巴尔的摩^①医院看她时，她问我是谁。

“我是拉索！”

“拉索在西部。”她告诉我说。

“妈，我就是，我在这儿！”

她听着，突然问道：

“你猜我今天打哪儿来？”

“哪儿来？”

“从新泽西州^②，直接从那儿来。”

“什么时候来的？”

“今天晚上。”

“妈，您在医院躺了三天啦！”我不得不告诉她实情。

母亲却答道：“我看你还是先冷静一下吧！”接着又说，“回家去把门关上！”

这会儿母亲又回到四十年前我们住的那条街上，似乎刚刚和街对面住的霍普曼太太聊完天。

“霍普曼太太今天对我说，‘落叶归根’，这话一点不假。”

我说：“霍普曼太太都去世十五年了。”

① 巴尔的摩：美国一港口城市，位于美国东部切萨皮克湾西岸。

② 新泽西州：美国州名，位于美国东部。

她答道：“拉索今天结婚。”

“妈，我一九五〇年就结婚了。”

“家里门没有锁。”

后来医生来了，拿了一张神智测验表。母亲连最简单的问题都不能正确回答，如：“今天几号？”“你在哪儿？”

“多大年纪？”等等。可是她又会突然清醒过来。医生问她：“你的生日是哪一天？”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五日。”不错，一点儿也不错。

“你怎么记得这一天的？”医生问。

“我出生的那一天正好是盖伊·福克斯^①谋反日呀！”

“盖伊·福克斯？”医生问，“盖伊·福克斯是谁？”

母亲立刻念了四句我从小一提到她的生日，她就背诵一番的打油诗：

十一月五日请记清，
福克斯图谋弑王君，
安放火药炸议会，
莫忘叛贼罪不轻。

① 盖伊·福克斯 (Guy Fawkes, 1570—1606)，一六〇五年十一月五日参与英国历史上企图用火药炸死詹姆斯一世皇帝及议会议员事件。事败后，第二年被处死。每年十一月五日称作盖伊·福克斯谋反日，据说届时人们都要焚烧他的模拟像。

② 詹姆斯一世 (1566—1625)：原为苏格兰王 (1567年起)，后创立斯图亚特王朝，称“一世”，宣扬王权神授说，加强君主专制；横征暴敛，残酷迫害清教徒，从而激化了同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矛盾，加速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

念完，她两眼瞅着这位孤陋寡闻的年轻大夫。怎么连这个一六〇五年企图用火药把英国詹姆斯一世^②炸死的盖伊·福克斯都不知道，她觉得奇怪。她当过教员，毕竟知道如何区别傻瓜。“医道你是行家，历史你一窍不通。”她心直口快地说了一通，又迷迷瞪瞪而去。

医生诊断是记忆衰退，据说是一种老年多发病。起因对不知内情的人说来是“动脉硬化”，可是在我看来并不那么简单。十多年来，她那种向生活进取的锐气，逐渐变成了一股怨气。年纪越大，就越对身体机能的衰退、对生活的乏味、对得不到别人的爱等等产生一种怨恨情绪。到摔了那一跤之后，她就象挣断了那根束缚她生命多年的绳索，回到了昔日的世界，回到了爱她的人们中间，回到了人们需要她的岁月。我这才慢慢地明了，慢慢地看到，母亲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快乐过。

三年前，母亲曾给我来信，信中说明她得的病比“动脉硬化”症要复杂得多。我这才从纽约赶到巴尔的摩她的住所，算是一次为数不多的探望。后来我还给她写信，振振有词地劝她想开一些，多想想自己命大福大的地方，少在人前抱怨，芝麻大点事别去麻烦人家。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信里话中有话，也就是说，如果我去看她，她老是那样愁眉苦脸的，我就更难得去看她了。儿子在信里也真写得出来！我那样写是出于孩提的一种幼稚想法，觉得父母是不会衰老的，天真地以为，毅力与决心定能阻止年岁的流逝和精力的衰退，以为她所需要的就是多加规劝，定能恢复昔日的锐气。多么幼稚可笑啊！人们对自己父母的看法好象与对别人的看法不一样，别人会有生老病死，可是自己的父母就不应该有。

后来母亲给我回信，看起来兴致是少有的高。现在我才明白，她那样写是在尽力按我的话去做。母亲向来不当面给人赔礼道歉。可是有时大笔在手，写出来的话很有点道歉的意思。提到我去看她的事，她在信中写道：“如果你觉得我常常愁眉不展——”她写到这儿大概停了一会儿，想了想，随后笔锋一转，“是的。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只是觉得疲惫、孤独。只有好好睡上一觉，忘掉了之。”那时她七十八岁。

三年以后的今天，也就是摔了那一跤之后，她终于得以忘却那当年的劳累和寂寞，自由自在地在逝去的岁月中遨游，重新获得欢乐。于是我这才不再想要母亲能够完全恢复神智，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来，甚至我有时也同她一道在已逝去的岁月中漫游起来。有一天我来到她的病床旁边，她精神抖擞。我问道：

“今天好些吗？”

“那能不好！爸爸要带我坐船到巴尔的摩去玩。”她答道。

这会儿的母亲成了一个小女孩，跟着她的父亲——其实她的父亲已经去世六十一年了，站在弗吉尼亚^①州默利码头上，等着去切萨皮克湾^②的轮船。在母亲的世界里，美国总统还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③，欧洲还在和平年代的暮色里昏睡，美国还是如旭日初升，风华正茂，前程似锦。要是我

① 弗吉尼亚：美国州名，位于美国东部。

② 切萨皮克湾：大西洋一海湾，沿美国弗吉尼亚州与马里兰州南北延伸。

③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1857—1930），美国第二十七届总统，任期为1909—1913年。

也能和母亲一起乘上这回忆的列车，背着去巴尔的摩的行装，站在码头上的话，我可能也会听到外祖父对母亲说：

“在上帝创造的大千世界里，就数美国最强大。”

我几乎可以看到母亲当时的模样儿：穿着蓝色的大蓬袖衣裙，黑色的长袜，头上系着缎带，在一边打个蝴蝶结。母亲的卧室里就有一张这种打扮的照片，彩色当然是若干年后照相馆的师傅加上去的。

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的音容是我猜想的，头上打着蝴蝶结站在码头上的小姑娘也是我添枝加叶描绘的。我对母亲的童年，她的亲人的种种情况知道得很少，只知道人世沧桑，生老病死那一套。虽然我是他们的亲骨肉，身上流着他们的血液，但对他们的情况，如同对中世纪君主王国的情况一样，知之甚少。这时想问问母亲也无济于事，她那神游的思绪根本不能回答我的问题。

我就这么坐在母亲床边，觉得与她永远地分开了，思路再也无法沟通。顿时我想到自己的孩子以及他们将来的子孙，继而想到天下所有儿女与父母之间的种种隔阂。由于这些隔阂，父母与子女之间难以相互了解。做儿女的往往要等到自己做了父母，才想去了解自己的父母，了解他们年轻时，还没有做父母之前的情况，可是到了这个时候，父母往往已经不在世了，也没有人能告诉他们父母以前究竟是个什么样儿了。如果有时有的父母想要讲点什么给儿女们听，结果儿女们多半总是觉得父母又在唠叨过去的日子是怎么个穷呀苦呀之类。

我自己就有这样的切身体验。六十年代初，我的孩子还小，日子过得十分惬意。我当时发现，他们的童年比起我小

时候来好得太多了。我真有点儿妒嫉。因此，每当他们抱怨什么肉炒老了，不让多看电视等等，我就会喋喋不休地给他们上课，大讲我小时候的苦日子。

“我在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晚饭能吃上光面条就心满意足了。”

“我小时候哪有什么电视看！”

“我象你们这大……”

“我小时候……”

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儿子把成绩单递给我看。成绩糟透了。我一看就十分生气，往椅背上一靠，清了清喉咙，准备好好好训他一顿。他无可奈何地看了我一眼，说道：“爸，开始讲吧，讲你小时候如何如何吧！”

我听到这话十分气恼，可是我更气我自己怎么也变成了个“老罗索”了。一天到晚唠叨些连小孩都觉得是老掉牙的陈词滥调。打那以后，我尽力改掉这种毛病。可是并没有改掉，因为几年之后，我听见我的儿子背后叫我“老保守”。这时我才悟出，我和孩子们对“时间”有着极不相同的看法。他对我的“前程未来”的看法，与我大相径庭。我昔日的“前程未来”是他的“腐朽过去”，他正当年轻，对他认为是“过去”的事当然毫无兴趣。

我在母亲床前思考着，聆听着她断断续续梦呓般地数说着她的童年旧事，突然我意识到，母亲和我之间，如多年来我与孩子们之间存在着同样的距离。母亲年轻时，风华正茂，那时我就是她的“未来”，而我又极不愿意，不愿意按她那个时代的模式做人。她的“未来”，我视之为“过去”。我要自由行动，自由生活，创造自己的未来。但是，待我终

于做到了这一点的时候，又眼看着我的孩子们把我以前自命为光明的前程，竟也看作是腐朽的过去。

我最后几次探望母亲，每次都感到我不该轻率地摈弃我的过去。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来自过去，做儿女的都应该知道自己的血统根源，都应该知道，生命是一条从远古 延展 至今，父母子孙编结成的一条长线；生命不应当看着是从摇篮到棺材的短途旅程。

我沉思着。想到有一天我的孩子也会了解这一点。也许他们有一天在我弥留之际，会想知道我的母亲年轻的时候，我的孩提时代都是个什么样子。母亲和我两个老古董，毕竟一起经历了几许人间沧桑。我觉得我应该告诉孩子们，在那没有喷气式飞机，没有高速公路，没有氢弹，也没有电视的年代里，年轻人是个什么样子。要向他们介绍过去的世界，就得从我母亲说起，从她那望子成龙的信念说起。正是这个信念，使她打定主意，强迫我“成大功立大业”。

天啊，当年我是多么讨厌这句话啊……。

第二章

我八岁那年就开始在新闻界工作了。那是我母亲的主意。她一心想让我“成龙”。她先仔细研究了一番我的潜力，然后决定让我尽早开始工作，如果我想今后能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有所作为的话。

当时她已经看出了我性格上的弱点：胸无大志。我打发午后时间的理想办法，就是躺在收音机前，一边听音乐，一边翻来覆去看那本《特拉西巧遇薇兰花》的故事书。母亲最恨人懒散，看我就这么打发日子，不由得火冒三丈：“你啊！一点上进心都没有，还不如一块朽木疙瘩。还不快到厨房去帮黛劳丝洗碗！”

我妹妹黛劳丝，比我小两岁。论志向，可大着哩。她特别喜欢洗碗，铺床，收拾房间那一套。她七岁那年，就独自一人把我们买的缺斤少两的干酪饼退给了店铺，还警告铺子的经理，要不补足就要采取法律行动。后来不仅补足了斤两，而且还举着经理为了表示歉意多给的干酪饼胜利归来。

黛劳丝要不是个女孩，准能成大气候。就是因为这个天生的缺陷，在那年头，她最多能象其他有才干的女子一样，当个护士或教员什么的。

老天这种不公正的安排，一定使母亲十分难过：一个女

孩子，竟然胸怀壮志，而偏偏独儿子却对《特拉西巧遇薇兰花》心满意足。她虽感到失望，但决没有气馁。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她都要让我成大功立大业。她常说，“老天有眼，自助者才能得天助！”她一生都是这么个想法。

她倒并不是个想入非非、不求实际的人。她清楚地知道，老天让她去塑造的是块什么料子，倒也不想能造出个什么惊天动地的东西来。比如，她并不要求我长大了一定要当美国总统。

五十年前，美国的父母还常常问他们的儿子，想不想长大了当总统。这可不是那种闹着玩的问话，是一本正经地问呢！许多穷得象叫化子的父母都相信，自己的儿子也可能当总统，林肯^①不是当过了吗？那时林肯去世才六十五年。不少我祖父辈的人还记得林肯当总统的年头。也就是这样一些老头儿最爱一本正经地问我们长大了想不想当总统。说来也怪，真有那么一些男娃娃回答说：“想。”还蛮认真呢！

当时我常常碰到人问到这个问题，我总是回答说：“不想，长大了不想当总统。”有一次，我的一个上了年纪的舅舅，当着母亲的面唠唠叨叨地问我这么个问题。他老人家一听我说长大了没有当总统的兴趣，便又问：“那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呢？”

那时候我最爱在垃圾、废物堆里乱翻，拾个空瓶呀，拣个贴着花花绿绿商标的罐头盒子呀，捡本别人不要了的旧杂志呀之类。经他这么一问，我倒想起了这个世上最有意思的

^① 林肯（1809--1865），美国第十六届总统，任期为1861—1865年，早年当过店员，邮递员，律师等，因其出身贫寒而当上总统，故有此说。